

奇异的案件

科·学·幻·想·小·说

奇 异 的 案 件

魏雅华 著

王炎林 插图

陕 西 人 民 公 社 社

28

奇异的案件

(科学幻想小说)

魏雅华 著

王炎林 插图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24,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10094·324 定价: 0.43元

前 言

科学幻想小说是我国文艺园地中的一支新花。它的出现说明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同科学发展的密切关系。幻想不是瞎想，幻想是现实的反映。这本科学幻想小说集，它所阐述的问题既是建立在科学想象的基础之上，又根据目前所达到的科学水平进行解释的。科学幻想小说能够启发和引导我们热爱科学，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去理解我们要创造的新世界。

科学幻想小说是从属于文艺这个范畴的。是小说，就有 人物，有情节。作者用大胆 的想象，科学的推理，细腻 的笔法，曲折的情节和生动 的人物形象，向我们展示 出一幅幅绝妙的科学美景，我们从中不仅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而且增长了科学知识，开阔了眼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目 录

✓ 自杀前的演讲·····	(1)
奇异的案件·····	(58)
✓ “飞毯”的风波·····	(76)
✓ 特混兵种·····	(116)
死刑·····	(138)
幸运的错误·····	(146)
天窗·····	(176)

自杀前的演讲

序

凡是到过巴黎的人，谁能忘记埃菲尔铁塔的雄姿？

埃菲尔铁塔，它诞生在一八八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它的设计人埃菲尔工程师由于这个伟大的设计而获得了“宇宙工程师”的桂冠。

它是巴黎的象征，是巴黎的光荣和骄傲。它高达三百一十二点五米，重七千吨。

自从它诞生以来的九十年间，全世界有七千万人登上了那高耸入云的塔身，为它献上了“不朽之美”的花束。

从塔上鸟瞰巴黎的美景：现代化建筑群与中世纪遗迹交相辉映，赛纳河象一条银蛇，绕过市区，蜿蜒伸向远方……。站在塔上，谁能不从心底里赞叹：美呵，巴黎！

也可能正是由于它的壮美吧，它被许多自杀者看中，竟然使它变成了自杀的圣地。自一八九八年以来，在这座铁塔上自杀的已有三百六十五人。

在法国，在巴黎，曾经养育过一代文学巨匠，如巴尔扎克、司汤达、莫里哀、雨果、左拉和莫泊桑，但他们都不曾了解过这些真实的人间悲剧，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些不幸者的血泪和呐喊。

一九八〇年的春天，巴黎人在埃菲尔铁塔旁建立了一座铜像，铜像基座正面的题字是：“普罗米修士之剑”。背面写的是：“茹尔·R·波瑞尔，重离子物理学家。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

巴黎人为波瑞尔建立铜像的原因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死后才被查出，他正是轰动一时的一九七九年除夕之夜帕拉斯特罗街三百七十二号谋杀案的凶犯，死者是一位美貌风流的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

这个案件的案情是那样复杂、曲折、离奇，几天之内富有正义感的巴黎人立刻为波瑞尔进行了“正名”。法国反间谍机关从波瑞尔提供的线索，一举破获了震动西欧的、牵连到西德、英国、法国等六个国家的“114国际间谍案”，捕获了打进法国中子弹研究委员会的克格勃超级“鼯鼠”——战略特务“河豚”。

法国人含着热泪追赠给波瑞尔“普罗米修士之剑”的荣誉。

我要写的就是他——第三百六十六个自杀者，他那悲壮而浪漫的传奇。

第一章 自杀者的演讲

阴霾的冬天。

天上漂着蒙蒙的雨雾。

“他来了！”有人惊恐地叫喊起来。立刻，人海中掀起了一层波涛。

在雄伟壮美的埃菲尔铁塔顶部的铁框架上，出现了一个幽灵，象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鬼魂。

“天哪，多可怜的孩子！”一个老太太恐惧地睁大一双眼睛，用那枯瘦、颤栗的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制止他，抓住他！”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大声叫喊起来。立刻，许多人都挥舞着拳头吼叫起来。

人群混乱了，象涨潮的海水向铁塔漫去，周围邻近的高层建筑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人们惊讶地从窗户里伸出头来，他们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埃菲尔铁塔上，只有那个孤零零的鬼魂。原来，通往铁塔上层的铁门被牢牢地封死了，谁也冲不上去。

巴黎中心电视台的记者坐在高空电缆抢修车上，把镜头对准了这个不幸的人——这场惊心动魄的戏剧的主角。这将是一九八〇年——八十年代第一天的头条新闻。

许多记者气愤地向电视台的记者挥舞着拳头，发出嫉妒的、恶毒的咒骂，因为他上了云梯，而他们的照像机却没有望远镜头。

女人们激动地流着眼泪在叫喊：“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他！”

有人在指挥一些人摊开一块巨大的尼龙布，以便在制止无效时，能够有可能接住他。另外一批人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砸开通过铁塔顶部的铁门，以便制止这场惨祸。

突然，象是使用了凝固术一样，所有的骚动和声音都停止了，冻结了。从不知设在哪里的麦克风里，传出了这个自杀者的清晰、低沉、悲愤的声音，是那樣的激动人心：

“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他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下他的听众，“神圣的宪法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我们保证个人应得的一切’吗？难道我无权选择自己的生存，或是死亡吗？……”他那瘦弱的身躯在寒风中抖索着，象是秋雨中的一片树叶：“我，一个三十刚刚出头的青年，难道我不热爱我年青的生命？不留恋我刚刚跨进的无比辉煌的科学殿堂？可是十多年来，我却到处流浪，没有家、失去了祖国，没有亲人，没有爱……”他的声音颤抖起来，那双透明、清澈的棕色的眼睛里，热泪掺着雨水从脸上流下来：“伴随着我的，只有饥饿、贫穷、寒冷、驱逐、逃亡……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谁能回答我？！”他的声音高昂起来，是那样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谁能看得出，那瘦弱的躯体里，凝聚着多少人世间的不平呵！……“在我十二年的流亡生涯中，我在法国生活了六年，深知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不自由，毋宁死’！是的，正是为了这个，为了捷克人的自由，我同奴役我的祖国、奴役东欧各国的新沙皇厮杀格斗了十年。今天，我就要死了，我要用我的死唤起法兰西民族对近代史上两次异族入侵的沉痛回忆：一次是在一百年前，一八七〇年普鲁士人的入侵。一次是在四十年前，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当巴黎人还坐在巴黎舞剧院里欣赏《天鹅湖》的时候，当巴黎的所有报纸都在安慰巴黎人，‘希

特勒要的是东方而不是西方’和‘一代人的和平’的时候，德国人的坦克隆隆地开过了没有设防的查尔平原，通过了凯旋门，冲进了爱丽舍宫，使巴黎人付出了近代史上最沉重的血的代价！……奇妙的是，历史上竟会有那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三十年后，在捷克，我的祖国，当诺沃提尼正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热烈拥抱‘同志加兄长’的时候，俄国伞兵象纷飞的大雪一样降落在捷克的国土上，这奇耻大辱，这深仇大恨，哪一个捷克人能忘怀？！”他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秋雨在淅淅沥沥地落着，埃菲尔铁塔下，黑压压的人群也在默默地流着泪。雨和泪，泪和雨，一起流着，谁能分清流着的是泪还是雨？以往热闹的埃菲尔铁塔，此刻竟是这样宁静。

那幽灵般的自杀者挥去泪水，声音更加激昂坚定起来：“警惕呵，法兰西人！请你们向自己的周围看一看，看看你们身边有多少克格勃的‘鼯鼠’在无孔不入地渗进法国的各个角落……我，就是要用我的死告诉人们这些清醒的事实！我是一个年青的核物理学家。我来到法国，来到居里的祖国，是为了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我所做的，是对超重元素进行研究，这是和平利用原子能最好的突破口。当我的研究刚刚臻于成熟，克格勃就对我下了毒手！”

人海中掀起了一层波涛……

工程师挥了一下手，象是怕打断他那惊心动魄的陈述：“还是在二十世纪中叶，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就纷纷预

言，人类已经进入了原子时代，原子能将大大地造福人类。但是，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原子能问世五十年来，只是使世界武器库进行了换代，使世界上出现了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量的核霸王。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不仅丝毫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每年全世界在核军备竞赛中要花掉多少亿美元？！多少劳动者挣扎在失业、贫困、死亡线上……。请问，原子能竟是这样在造福人类吗？”

埃菲尔铁塔下，爆发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掌声。这掌声象是突然把许多人从如痴如醉的梦幻中唤醒，掌声立刻变成了山呼海啸般的轰鸣……要知道，这是一个民族在呐喊啊！

掌声稍停，又传出了自杀者那激动人心的声音：

“我所从事的研究，就是使危害人类的原子能研究转入造福于人类，我选择了‘114号元素’作为突破口。这个元素一旦问世，由于它那可以与热核反应相媲美的能量和它那很弱的放射性及容易屏蔽的优点，可以使原子能造福于千家万户，造福于每一个劳动者个人。就说你们的汽车吧，有几十克‘114号元素’，就可以受用终生。应当说，‘114号元素’的问世，才是人类真正进入原子能时代的里程碑！可是……它刚刚十月临盆，甚至还来不及发出第一声啼哭，就被一双罪恶的黑手抢走了！……”

成千上万的听众屏住呼吸在听着。自杀者仿佛也才从自己那美好的幻梦中苏醒过来，他用大衣包紧那在凄风苦雨中索索发抖的身躯，从牙缝里吐出充满仇恨的声音：

“克格勃，这批杀人越货的强盗，抢走了婴儿，就立刻

杀死母亲！他们对我这个‘114号目标’下了毒手，他们用强烈的、致人死命的β射线射穿了我的心脏……”

人群骚动起来，显然，这惊人事件触动了人们的心。一群姑娘齐声叫喊起来：“救救他！救——救——他！”

一位站在汽车顶上的大亨用手提高音喇叭叫喊起来：“谁上去，把他抓下来，赏金一万法郎，一万，一万哪！”……

一声凄厉的尖笛声由远而近，人们惊讶地回过头去，那是几部消防车向铁塔风驰电掣而来，人们立刻闪出一条通道，消防车一直开到塔下，车上一只象急剧上升的水银柱一样的云梯直向铁塔上伸去，……十米、二十米……

人群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可是，象是谁突然关闭了闸门一样，欢呼声马上停住了。

看！工程师的身躯摇晃了一下、又一下，步伐踉跄地向塔边走了两步。

人群惊恐地叫喊起来，几个妇女发疯似地叫喊起来：“救救他！救——救——他！”

有人用手蒙住了眼睛，有人晕过去了。

站在高高的云梯上的几个消防队员似乎也愣住了……

自杀者站在这座巨大的铁塔的框架悬臂上，阴冷的秋风刮着他瘦骨嶙峋的肢体，他凄凉地惨笑了一下，裹紧大衣，把每一个扣子都扣好，然后，默默地画了一个十字，泪水夺眶而出。在这最后一瞬间，他心里激荡着什么？

是对祖国的热爱？

是对事业的牵挂？

是对亲人的思念？

是对人生的悲叹？

是对命运的遗憾？

还是……

他抬起头来，望了望天空那翻滚的乌云，他抹去脸上的泪水，沿着角钢组成的钢铁骨架，毫不畏惧地向那死亡的边缘走去……

工程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人群拚命地四散逃开，救护车上穿着白罩衣的护士和大夫拚命地叫喊着，挥舞着红十字旗和拳头，想要冲到铁塔跟前，把殉难者抢走。可是这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一部标有“国际机场救护车”标记的汽车，带着刺耳的警报声飞驰而来，仿佛决心把一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人压倒，它一直开到离开殉难者二十几米远的地方才猛地刹住了。从车上跳下一个全身缟素的女人，她发疯一样地扑到殉难者的身旁。

她似乎一下被这幅惨相吓呆了，倒退了两步，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撕裂人心的悲鸣：“我……我来晚了！我！——”那不是哭，是人在极度悲痛时的疯癫一样的嚎叫：“我……！我……”她似乎要栽倒在地。但是，她支持住了，她抬起头来，那惨白的脸上，一双失神、痴呆的眼睛向阴沉的天空望了一眼，用手拢了拢散乱的头发，整了整衣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她的手里竟握有一支袖珍手枪，只听到一声枪响，她捂着胸口，踉跄了两步，伸开双臂，扑倒在发明

家的身上！鲜血汨汨地流着……

最初的一瞬间，似乎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停了一分钟，人们才清醒过来，可是，已经晚了……，谁能想到这神哭鬼泣的悲剧还没有演完，还有着新的起伏，难以预料的跌宕？

这个殉情的少妇，她不是自杀者的妻子！

人群中有人辨认出：开枪自杀的少妇是巴黎广播公司的女播音员、著名女中音歌唱家苔莎，是声名显赫的议员米拉波的夫人。

读者大概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事件在敏感的巴黎，会闹得如何风雨满城。有多少文人墨客，会写出多少风流佚文，赢得千百万人的同情和眼泪。可是，他们全是胡说八道。

我目睹了这一事件，我是唯一知道这件事全部真相的人。

第二章 苔莎之死

二

现在，我得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我是谁。我叫林秀嫩，中国人，是出生和居住在巴黎的华侨。

现在我正坐在救护车上，车上躺着波瑞尔那惨不忍睹的尸体和满身鲜血的苔莎。苔莎没有死去，脉搏还在跳动。

汽车带着刺耳的警报声在全速前进，我的身后象彗星一样拖着一条巨大的尾巴，至少有几百辆汽车在尾随着

我，象是一次规模宏伟的游行。我正在发愁怎么摆脱这条可怕的尾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的汽车刚刚越过进入旺多姆广场的停车线，红灯就亮了，所有的车都被拦截在停车线后。此后，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车前是一路绿灯，但只要我一超过停车线，立刻红灯就亮了，几乎没有一部车能够跟上我们。我想，这不是偶然的，是有人为自动控制信号输入了新的指令，有一双严厉的眼睛在盯着我们这辆车。

我们的车没有走正门，从一个很隐蔽的小门进入了设置在地下的医院。

苔莎立刻送进急救室，检查发现：子弹射穿了胸膛，两叶肺被打穿，体内严重出血，伤势十分危险！

工程师脑颅破裂，心跳已经停止。

我从急救室出来，院长在办公室等我，我简要地报告了苔莎的伤势。

警察局为工程师拍照验尸之后，尸体就送去火化了。他们要求会见苔莎，我严辞拒绝了。我同意在病人病情许可时，代他们询问苔莎，而他们可以在院部监听。

还是有不少神通广大的记者闯入了我们的医院，但都被赶出去了。

她的丈夫一直没有露面。

直到第二天傍晚，她才清醒过来。这位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长得很美，与其说她象个歌星，不如说更象一个修女，一双细长的眼睛、细长的希腊鼻、薄嘴唇。

她苏醒过来以后，一直不肯开口，只是默默地流泪，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后半夜，只有我在护理她。我从带来的皮包里拿出一只“斯康洛克—5型”小型反窃听器，在病房里消灭“臭虫”。十分钟后，我从床头电铃按钮、电灯灯头、痰盂夹层中搜出三只窃听器，当着她的面，我用皮鞋把它消灭了。

她望着我，露出了笑意：“告诉我，大夫。我还能活多久？几个小时？”这是她入院以来的第一句话。

我很清楚，她的生命已无法挽回。我忍住悲痛，强作欢颜地回答：“米拉波夫人，您……您会好起来的。”

她笑了，那张惨白的脸，由于这淡淡的笑容而明亮起来了：“别骗我，姑娘。我知道，我没有多久了……”停了会儿，她又问：“您在恋爱吗？告诉我。”

“嗯。”我羞怯的承认了。

“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中国人。”

“好，我更喜欢中国人。如果不是发生了意外的不幸，我是曾经想和我的工程师去中国旅游的，也许就再不回来了。您想回国吗？您的未婚夫也是中国人吗？”

“想。他……”我的脸大概很红，因为她又笑了。“他是旅美华侨，在巴黎留学，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们准备一起回国结婚，护照都办好了。”

“结婚，度蜜月，……”她似乎在向往着一种幸福：“多好啊，姑娘。五年前，我也曾经憧憬过，向往过这种幸

福……”她的神色忽然变了，眼里涌出了凄然的泪水……

“别难过，米拉波夫人。”我轻轻地说。

“没什么，我不难过。您叫什么名字？姑娘。”

“我的中国名字叫秀嫩。”

“秀嫩？多好听的名字。”她瞅着我，又笑了：“您生得很美，您的未婚夫是个幸福的人，他一定很爱您。”

“夫人。”我轻轻地止住她。

“您要当心，姑娘。美貌常常给姑娘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和灾难。记住我的话，这是用血换来的格言。”

我点了点头。

“米拉波没有来找我吗？”

我摇了摇头。

“我逃不出他的手心。”她的眼里射出仇恨的光芒，“可他也得不到我，他永远也得不到我的心，我的心是属于工程师波瑞尔的。”

我们都沉默了。

好一会儿，她哭了。默默地流着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秀嫩，您听我说。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小时了，现在我准备把一切都告诉您。但是，您得当心，绝不能把我告诉您的话告诉任何人，特别是新闻记者，无论他们给您多少钱，哪怕给您一百万法郎的报导专利标价也不卖。如果您泄露了一个字，您就完了，您会死的连尸体都找不到。他们会把您焚尸扬灰，一点痕迹都不留！这是一帮杀人不眨眼